



疯狂阅读

精华本
主编：杜志建

明媚忧伤，抒写那一季莺飞草长

高中青春卷

YUE D

天星教育图书
网站www.tianxing.com享受增值
上网登陆 增值服务

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

疯狂阅读

主编：杜志建
精华本

谨以此书 献给 那些一直以来热爱我们、关注我们、
支持我们的所有亲爱的读者朋友们。

撷取 瞬间的 永恒，抒写柔美的情怀

激扬、浪漫、忧郁、感伤、缠绵、敏感……

用我们的心，陪伴你成长在美好的青春年华里

温暖 生命，点亮 心灯

高中青春卷

YUE D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疯狂阅读：精华本：高中版. 青春卷/杜志建主编.

—延吉：延边教育出版社，2008.5

ISBN 978-7-5437-7147-5

I. 疯... II. 杜... III. 语文课—阅读教学—高中—教学参考资料 IV.G634.3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072517号

策 划：杜志建

责任编辑：南爱顺

封面设计：马 亮

疯狂阅读精华本（高中青春卷）

主编：杜志建

出 版：延边教育出版社

社 址：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363号

电 话：0433—29139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ybep.com.cn>

发 行：延边教育出版社

经 销：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：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版 次：2008年5月第1版

印 张：10

印 次：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：148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37-7147-5

定 价：16.00元

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

● 目录

Contents

菁菁年轮 JING JING NIAN LUN

高中青春版

2	卷首
12	那些叫做高三的日子 /胡英军
17	你是我前世走失的那只蝴蝶 /花之痕
20	十八岁的红色高跟鞋 /柳叶青
23	那时年少如流水 /陈静
25	你我的生命如此幽默 /海思
29	不言散场 /夏新辉
33	谁为青春写下美丽的词句
36	二月的呐喊 /王博
39	穷学生的爱情
42	谢谢你等我长大 /朱雪梅
46	不要在贫穷面前说出你的名字 /海宁
49	你是我最美的忧伤 /小百货
54	柳眉儿落了 /龙新华
57	牵手事件
59	十八岁的情事 /小福
63	一阵风吹过 /诗岑
67	那年那淡淡的情怀 /江湖有北
72	浮现之泡沫 /末日
75	高中才有的超级往事 /朱古力
79	兄弟走了，谁来陪我 /安宁
	美术生走在淡淡金色的黄昏 /姜莹莹

卷 首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84 | 梅花残局，君莫入 /寒武纪蒹葭 |
| 90 | 忘记我的名字 /月笼明 |
| 95 | 刀下留人 /春水先生 |
| 98 | 我是佛前的一只鱼 /萨之鱼 |
| 101 | 暗香微度 /彭雪梅 |
| 103 | 遗失在第七日的记忆 |
| 107 | 妖精的色彩 /蓝羽 |
| 110 | 三生三世 |
| 115 | 花落一季 /欣悦 |

青春励志

QING CHUN LI ZHI

卷 首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20 | 牢牢抓住心中的目标 /章睿齐 |
| 122 | 人成长中必须知道的20个故事（节选） /流星吻 |
| 125 | 路的旁边也是路 /马德 |
| 126 | 完美是一种伤害 |
| 127 | 困境里面找出路 |
| 128 | 今天就出发 |
| 129 | 人生三大陷阱 |
| 130 | 云水襟怀 |
| 131 | 缩小你的梦想 /程绍德 |
| 132 | 公孙弘的智慧 |
| 134 | 1元和10元 |
| 136 | 成就人生 |
| 138 | 人生致命的八个经典问题 |
| 141 | 其实，没有人会阻拦你成功！ /于斐 |
| 143 | 喜欢勤奋的状态 |
| 145 | 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/吴佳男 |
| 148 | 张怡宁：保持一颗平常心 /傅心怡 |
| 150 | 握握自己的手 /金基 |
| 151 | 成功的推动器 /李雪峰 |
| 153 | 人生的信念 /李雪峰 |

H Port JING JING NIAN LUN



千百回——启航新希望

青 菁 年 轮

那年那月那个夏天，记忆里的阳光
带着香草的味道
我站在街角，看夕阳消融
想着什么能够天长地久……



“你像夏天的风，轻柔而自由；你像秋天的雨，细腻而深邃；你像冬天的雪，纯洁而晶莹；你像春天的花，灿烂而美丽。”这是对你的赞美，也是对你未来的期许。愿你在未来的道路上，继续追逐梦想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



●那些叫做高三的日子

◆胡英军

—

高三很快就来了，还没容我喘口气儿，老郑就在前面振臂高呼：“大学是天堂，同学们要努力啊要加油啊要咬着牙挺住啊要敢于和生活敢于和高考PK啊！”那帮小子个个低头托腮，装做很爱听的样子，似乎只要一“洗脑”就能成为北大、清华的预备学子。也有猴急之士赶紧握笔沙沙，至于是在演算复杂的数学，还是在构思肉麻的情书，抑或是在瞎编旷世之作，我无从知晓，也不感兴趣。

我没有那么虚伪，无法做出动情的样子，不想勉强自己让老师改变印象，夸我执著。不就高三了嘛，比高二高一级而已。人还是那么些人，事还是那么些事，该喜欢的还得喜欢，该讨厌的还得讨厌，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

姜祥一语道破天机：“人到了高三，神经比精神病人还敏感。”邓世杰跟着应和：“其实，很多人是装出来的。”高三这年头，没有什么比这更经典了，我一向崇拜经典，于是，我们又粘到了一起。

—

说起姜祥，我就忍不住要感叹。刚知道世界上有他这个人的时候，就见他一直在做题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理会，以致我曾一度以为他是个傻子。然而，以后的每次考试，他屡试不爽，均以高分见长，掳得老师们的爱才之心，又了解到他有一群关系过硬的朋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个高人。

邓世杰被人称做“马克思”，所以，刚开始我误以为他是个高人，后来发现并非这样，于是将他追认为傻子。

而我呢？是最难说的。在高手面前我是傻子，在傻子面前我是高手，

这不符合“到哪山唱哪歌”的八卦逻辑，所以，我仍是个傻子。

一个高手，两个傻子，其实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。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下课，一起就餐，有没有一起就寝，那是各人的私事，谁胡思乱想到失眠，只有寝室的铁板床知道。日子过得挺滋润的，高手将傻子衬托得更傻，傻子将高手烘托得更高。顿时，我们三人成了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回头率极高，搞得我差点把自己当成了美女，着实兴奋了好几天。

三

俗话说得好：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。我们运气好，还没有出名就被别人盯上梢了。

最先注意我们的是邓世杰的一个外班朋友小哲。那天，邓世杰带回消息，小哲说我们像个流氓团伙，可能会行招摇撞骗之事。我们不禁一阵捧腹，深为自己的形象而叹服。

叹服归叹服，光有形象是不够的，活长不了。我们决定密谋一件惊校动人之事。

刚将计划做好，就听政教处王主任当众宣布，小哲因为涉嫌参与校外流氓团伙行招摇撞骗之事而被开除学籍。我们听得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再也不提惊校动人之事了，计划也被永久搁置。
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大家一起出去逍遥快活，我没有去（病了），偌大的教室就我一个人，空荡荡的，有点孤独。突然，一个凄厉的声音喊我的名字，我回头一看，是张陌生的面孔。我以为出鬼了，刚想大叫，却听他说有事找我。

有事找我是对的，可我当时竟犯浑到忘了凡是主动找我的就没有一件好事儿的地步，迷迷糊糊跟他出了教室。

他将我带到了校内足球场。我刚要说话，突然，从黑暗中冒出七八个彪形大汉，将我团团围住。

我哪见过这阵势啊，急得不行。再看看地势，这可是校内一等一的僻静之所啊，没有路灯，远离人群，附近还有一条河，河水呱呱呱的，像冤鬼在哭泣一般，夜晚在这里被谋杀了绝对要等到腐烂变质才会被发现，就是那些在热恋中情欲难耐的小青年也不会到这里来啊。我想，这回死定了，这宝贵的青春就要献给美丽的高中了。

本想向他们求饶，但转念一想，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说也得有点尊

严，就是死，也得像个样儿。于是，我学着电影里英雄的样子，挺着胸，昂着头，闭上眼睛，大喊：“来吧，痛快点，别让老子难受。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其中一个人说：“老大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并没有想把你怎样。我们都是高一的新生，初来乍到，对这里不熟，怕被人欺负，久闻您的大名，听说您在学校里有一定的影响力，熟悉很多人，我们想认您为大哥，将来有事的时候照顾一下。”说着，拿出一堆东西，双手递给我：“小意思，请收下。”其他人跟着附和：“老大，以后多照顾点。”这场面很熟悉，这话语也不陌生，是电视上黑社会团伙在一起时经常有的。看得出来，他们绝非高一的新生不熟悉环境那么简单，一定是一个有组织、有纪律的团伙。

平时什么团伙不团伙的，我真的很无所谓，也没有想过害怕，可这真遇上了，我实在蒙得不行。我哪是什么老大啊，那些称呼都是瞎起哄的，谁会当回事儿啊。可在这紧要关头，我又怎能这样说呢？

我刚想说，你们挺专业的嘛，却听另外一个开口道：“看得出来，老大您挺专业的，您刚才的行动和话语告诉了我们一切。我们相信您，一定要多照顾点啊。”嘿，马屁拍得挺及时的，也挺响的，看来，真拿我当老大了。

为了脱身，我故作严肃，说：“好吧，看你们都挺诚心的，我就收下你们吧。但强调一点，必须遵守纪律。至于具体要求，稍后再议。都回去休息吧！”

终于打发了他们，我才发现自己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湿了。我飞也似的跑向了教室，连那些孝敬礼物也没敢拿。

约摸 21 点的时候，姜祥、邓世杰他们回来了，我将刚才的经历说给他们听，姜祥仍是那副模样，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啧啧直叫：“还真有这事？邪门了啊！”邓世杰则一脸老成：“这事在这学校里多着呢，别奇怪。”我没好气地嘟囔道：“还不是咱那团伙名气给弄的。”三人一起大笑不止。

为了庆祝我的有惊无险，邓世杰出去买了酒。这是他的最爱，高兴时喝，不高兴时也喝；恋爱时喝，失恋时也喝；被奖时喝，被害时也喝。如今我“被害”，他更要喝了。

等我们将所有吃的、喝的扫荡完毕再去寝室的时候，宿舍大门已经上锁，管理员似乎下了誓死不开的决心，因为我们足足敲了十几分钟，依旧不见动静，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。

无奈，我们三人一起返回教室，打起了地铺。

四

通宵的日子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第一次很害怕，痛苦得不行，不仅身体要承受压力，而且心理也得承受压力，既要防寒，又要抗惧，没有一定的毅力是绝对不行的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平时阅读面广阔，能够学以致用，懂得安慰自己：初夜和第一次都这样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，挺挺就过去了。

整个晚上，我都心惊胆战的，生怕眼睛闭上就睁不开了。第二天，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摸自己的手指头还在不在，头颅还在不在，重要部位还在不在，有没有被盗走。再看看他们走路是不是轻盈盈的，眼睛里还有没有光。当我确定自己没有被盗走身体器官，他们也没有变成鬼后，才相信，我们的初夜顺利过来了。于是忙着写总结、谈感触，姜祥依旧埋头作业，邓世杰则满面春光，奔走相告，直到我们的初夜经历，惹来一阵阵的赞叹和恶骂之声，最后以某位女同胞夸张的动作和真实的语言而告终。她在听完邓世杰的报告后，神秘兮兮满是敬佩地走到我们睡过的地方，弯腰低头，仔细嗅了嗅，对着所有期待中的人们大声说：“还好，没有骚味。”众人大笑不止，我彻底晕倒，邓世杰则开始了为期一周的郁闷。

邓世杰停止了传说，并不代表整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。很快，老郑就知道了这件事。在一堂无比严肃的历史课后，他点名让我们三个去办公室“座谈”。我们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心跳不已，彼此以雷速之势交换眼神，做好任人宰割的准备，一起快步走向办公室。

站在老郑的办公桌前，我们昂着头，等待风暴的来袭。（其实，心早跳出来了）

老郑没有拿出屠刀，也没有准备能淹死三个人的唾沫，只是平静却不失严肃地问我们通宵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。我们都知道他那点奖金挣得不容易，誓死捍卫，一再重复那些不成理由的理由，并反复强调决无任何严重后果。他的神经开始松弛，但还不放心，拿出杀手锏：“如果说实话，就上报政教处。”其实这句话只对姜祥有用，但因为我们除了少说前半部分，其余的都是实话，也就无所谓假话了。

老郑的脸上笑容完全展开，轻松放我们回了教室，还不忘关切：“这样做没关系，但千万注意不要出事。”

我们都知道这是句假话，但我们更愿意将它当成真话。于是，“通宵是经过老郑批准的”又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。

第二次通宵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好，水、食物等面面俱到。可不幸的是，在我们扯开肚皮放肆吃喝时，门卫大叔的百瓦大灯照向了我们。他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外校来的小偷，在此分食赃物，非要我们跟他一起去保卫科。

然而，当他破门而入，看到满桌的食物，还有瓜子、酒等，语气又软下来了：“说吧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邓世杰见多识广，样样精通，见这阵势，立即抓起一瓶啤酒和一包零食塞给他：“这么晚了，想必您也饿了吧，一起来，别客气。”就这样，我们一起干了起来。

姜祥生性老实，不善骗人，闲谈中，和大叔说了实情，我赶紧强调：“班主任早知道了。”他一瓶酒喝到一半呛了出来，然后对我们笑了笑，说没什么，又不断鼓励：“学生学习就要有这劲头儿嘛，昼夜工作，奋力拼搏，相信你们都是好样的。既然你们班主任已经知道了，我更不会说什么，根据学校规定，只要你们没有闹出什么事来，就没有问题。以后还可以这样做，有用得着的地方，叫我一声。”我们一致感叹，酒的面子真大。

就这样，我们先后又俘虏了两个门卫。不过，也确实有坚贞顽强之士。

我们在第四次通宵时遇到了他，他死活不受“恩惠”，非要拉我们去保卫科登记，气势汹汹的，他应该是在家吃饱了出来。

此时，我们已经无所畏惧了，见软的不行，就给他来硬的：“你去报吧，反正这件事我们班主任已经知道了，你的另外几个同事也参与了。再说，政教处王主任是我们的政治老师，我们都是他的得意门生，你看着办吧。”这社会就这样，给你两厢情愿的机会你不珍惜，我们就一厢情愿地坚持着。

他仍不肯服气，但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架势。我们继续给他“施教”：据说，我们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校规啊。我们也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来，即使你上报了，校长又能把我们怎样呢？而且，你还会和你的同事把关系搞僵。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。
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再强硬的汉子都会扛不住的，他甩下一句：“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我不管了。”然后怏怏地离开了。

这件事情的结果是，后来我们随时进出校门都不需要出示班主任的特批

请假条，同时会看到一张嘴巴咧得不成样子的脸。

五

转眼到了十一月份。他们都说秋天是清冷的季节，这话一点也不假，就连我们的活动也冷清了，整日无聊至极。

经过大家苦思冥想，热烈讨论，扑克牌进入了我们的生活，大有野火燎原之势，我们都一发而不可收拾。早饭、中饭、晚饭我们都是边吃边玩（说一点：我们学校为了照顾城区学生，三餐时间放得很宽），大多数时候是，当我们被后来者逼下来时发现自己碗里的饭一口不少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，我们三人的牌技均大有长进，并且，对它眷恋有加。

星期六尽管来得慢，可毕竟还是来了。一下课，我们就直奔食堂。此时，也不管饭菜可口不可口了，草草收场之后，我们就去寝室展开了扑克大战，立即吸引了左邻右舍，纷纷过来呐喊助威。

说起我们的寝室，那可真是个好地方。地处校园的最东端，山高皇帝远，校领导八百年来视察一次，班主任无暇东顾，唯有一个宿舍管理员监督生活。整栋楼6层，36间，他一个来回就得几十分钟，加上捡点垃圾，听听闲言碎语，少说也得两个小时。况且，我们的寝室在顶楼，他根本不来。即使打死了人，没有十天半月，也绝不会被发现。所以，这里玩牌是最安全的。

我们不会玩花样，只会斗地主，但这丝毫不能浇灭我们的热情，在地主被斗，喝下一杯杯凉水之时，我们的欢愉总会增加一层。

邓世杰受了老天的眷顾，经常充当地主。当然，这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经常输，经常被罚。每每此时，我总会说：“看，又多了一个矿泉水瓶，又可以多换一毛钱了。”他平时很爱钱，嗜钱如命，可他偏偏对我这句话不服，不断反驳：“下一毛让你挣。”然而，这会儿老天又不肯眷顾他了，百说百不灵，只能听天由命，一瓶接一瓶地喝下去。这时，姜祥就会鼓励：“下次努力，努力就是。”

人换了一拨又一拨，夜晚的灯亮了，又熄了，蜡烛也上阵了。摇曳的烛光下，四个充满活力的身影不断玩弄着手中的扑克牌，旁边的矿泉水瓶堆了一堆又一堆，周围几个热血青年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景象实在壮观。

姜祥因为平时埋头学习，缺少锻炼，体力不支，在第一支蜡烛燃尽后就

上床睡觉了，我们继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姜祥一句梦话传来：“校长来了。”给我们吓了个半傻，吹蜡烛的吹蜡烛，收扑克牌的收扑克牌，也有人找袋子装瓶子……

校长没有来，我们的瞌睡虫却来了，商议下周继续后各就各位。此时，凌晨一点。

姜祥第一次没有上早自习，我们更是没得说。老郑没有找我们，他一直相信我们三个都是好学生，偶尔出错是有特殊原因的。整整一上午，我们都昏昏欲睡，也只有此时我才能感觉到我们这个集体有点美好，像个仙境。

彻底清醒是在晚上。姜祥见到我，开口就说：“这样很不划算，以后别干了。”我刚想苟同，邓世杰就插上来了：“没有关系的，反正是在复习，耽误的很快就可以赶上来。别看他们个个埋头苦学，表面上没有我们疯狂，实则整天胡思乱想，只要我们平时认真一点，偶尔玩玩是没有关系的。”既然“马克思”发表了如此重要的言论，我们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

还没等到星期六，我们又开战了。

星期三下午，在班主任的“下节课大家自习”命令正式下达后，我们一口气从教室冲到了宿舍。这一次，我们没有准备矿泉水，不罚，却一直玩到了星期四凌晨三点。

因为怕事情败露，从此被老郑严加看管，我们没敢睡觉，相依坐着撑到五点就去教室了。

迟到倒是没有迟到，可整个上午我们都在睡觉。所幸的是，案头滥书堆积太高，加上同桌的热情相助，老师一直没有发现（或许是发现了没有挑明）。我想，将来分别后，同桌一定是我不会遗忘的对象。

终于，我们三人一起发誓，今后决不疯狂，从此与扑克牌恩断义绝。108张可怜的纸牌就这样在被无数次的精心呵护、温柔对待后香消玉殒，永别人世。

六

生活恢复平静，我们依旧行走在岁月的磨难之中，与一叠试卷为伍，跟一帮帮罪恶做伴。

这天，教室内突然炸开，众人像赶集一样。经打听，是同班同学王艳的大作发表在了某国家级刊物上，得稿费三千，他们都争着去看，祝福的话

说了一大堆。

这下奇了怪了，平时，王艳都是独来独往的，没什么朋友，还有很多人故意排斥她，这下，居然可以得到这帮“热情团结”的人们的拥护。我不禁感叹文章的作用，欣赏名人的魅力。我找来大量书籍快速阅读，摘抄整理，又搜集一大堆破话题，埋头苦练，一星期居然产出了长短不一的文章 20 篇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邮局，将它们寄往各地报社。

我以为个把星期就会有稿费寄过来，满足我对 MP3、MP4、手机的强烈要求，天天不知疲倦地奔波于教室和门卫室之间，希望黑板上出现“胡英军”三个字，然后门卫大叔满脸堆笑地说：“胡英军，不错嘛，都成作家了。”然后，我故作谦虚地“嘿嘿”笑两下，甩甩乱乱的短发，前往教室，大家都围着我转。

然而，我左等右等，花儿都等谢了，头发等白了，还是不见稿费的影子，就连一封退稿信都没有收到。

就在我彻底失望，撕毁最后一份底稿的时候，一封信飘然而至，是《少年作家》的用稿通知，我的处女作《关于早恋》发表了。

见我的文字变成了铅字，姜祥兴奋不已，夺走我的信，连阅几遍，直叫好。邓世杰则嫉妒不已：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也会，且保准比你强。”我相信他比我强，因为我相信“真人不露相”，而我又恰好没看到过他露真本事。

事实证明，邓世杰确实比我强。三天废寝忘食，弃学业于不顾，写出了 25 篇文章。在为他惊叹的同时，我无法不佩服他的勇气。

我们都在编织着自己的文学梦想，可写了很久，除了我那篇不合时宜、误打误撞的《关于早恋》，我们谁也没有再发过文章，学习却耽误了不少。

在姜祥的极力干扰和感染下，我们放弃了赚稿费生存的想法，因为这实在太难、太累了。于是，我们的文学热情在存活了大约一个月后夭折了。再看到王艳拿着新发表的文章嘴角露笑时，我们一起暗骂：“文坛真他妈的是个屁。”

七

下学期，邓世杰积极贯彻十六大精神，与时俱进，与我们的数学课代表陈洁喜结良缘。

说起陈洁，人长得不敢恭维，也无多大情趣，可邓世杰却爱得要死，送

情书如送报纸，天天忙个不停。我在损失了两本信纸后不肯再借，他跟我急。为了避免他对我施淫威，我忍痛撕下自己日记本未写的那一半给他，并不忘嘱咐：“滴水穿石，地老天荒。”心里却在诅咒：“早生早灭，无花无果。”邓世杰破怒为笑，连连感谢。

我开始感叹分数的魔力，总结分数和爱情的关系，结论是，分数和爱情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大惑不解。这时，姜祥得到小道消息，邓世杰是因为追一个漂亮女孩子，惨遭拒绝，心有不甘，才将注意力转移到陈洁身上的。看似一场美丽的爱情，实则是一次沉重的报复。

我这才开始相信邓世杰高一时横扫年级六大美女的传说，深被他折服，也确实为自己骄傲了一把，我的“感情受伤了，另找一份来弥补”理论终于找到应用的地方了。

“小灵通”老郑很快知道了邓世杰和陈洁的事，严刑逼供，确定事实后，没有深加追究，只是天天将邓世杰叫到办公室，询问进展如何。邓世杰激动不已，不忘念叨老郑的开明政策。此时，老郑以前一切的不是都成了理所当然，他天天在送完报纸后主动去办公室汇报进展。

我们都知道老师所谓的进展如何并不是在关心他学生的爱情情况，而是在关心一个优秀的考试机器的学习情况。他怕他们动真格，然后影响陈洁的高考发挥，然后影响本校的升学率，然后就与他的奖金挂钩了，这是他十分害怕的。

唯独邓世杰不这么认为，他坚信老郑是他背后坚强的后盾。与陈洁相处不到两周，就开始和她出双入对、比翼齐飞了，搞得挺像对小夫妻，有模有样的。

这几天教室内新闻不断，天天火爆，什么“邓世杰与陈洁牵手了”“昨晚，一对幽灵在校后的小树林……”“下周放假期间，二人回家拜见双亲”之类乱七八糟的，应有尽有。

我和姜祥看大伙儿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天天笑得人仰马翻死去活来。

人们开始疏远邓世杰和陈洁，他们不想因为和某一方过分亲密而引起另一方的不满，既而招来杀身之祸，只是在暗地里对他们指手画脚。而我却不理会这些，依旧坚持我的“朋友妻不客气”原则，一如既往地与陈洁打闹、嬉戏，偶尔还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，比如，“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什么样的？”“如果说我喜欢你，你会怎样对我？”惹得邓世杰怒火中烧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天天下晚自习后将陈洁拉出教室进行教育。至于是思

想教育，还是行为教育，我就不得而知了，只晓得每次陈洁回来后都是精神恍惚的，又一脸幸福，再和我说话时都得时时瞟瞟邓世杰。如果我突然转身，一定可以看到邓世杰在挤眉弄眼，做痛苦状。

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在一次聚会上，我对邓世杰说：“要不，我们比比，看谁先追到陈洁？”我是开玩笑的，他却不开玩笑，一阵惊慌失措后说：“好吧，看谁……谁……强。”

这以后，他加强了对陈洁的教育，不光晚上出去，就连中午也出去，有时早饭后也要出去几分钟，一起下课，一起迟到。

看邓世杰那副狼狈模样，我有点于心不忍，没经过思索就大发慈悲，决定不再靠近陈洁，也赶紧向他摊牌：“你低估了我的眼光。放心，只要没有别人来夺食，陈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。”

他长长嘘了一口气，却再也不理我了，我们三人队伍也就从此解散了。

八

最后一个月，复习进入白炽化阶段，老郑依旧在前面喊着：“坚持坚持再坚持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未来是美好的，大家一起创造。”大家仍旧埋着头，假装谁也不理谁，其实各怀鬼胎。姜祥却从题海中浮了出来：“是该光明正大地休息休息了。”

我们一起去看夕阳，突然，我发现落日的黄昏下有一条路直通远方，上面写着：“拼搏才能胜利。”我想，我的下一站快到了，高四的大门正为我敞开着……



● 你是我前世走失的那只蝴蝶

◆花之痕

“拜托！不要再跟着我好不好？”谌思良恶狠狠地回转身，对着紧跟在身后的那个娇弱女生大声叫嚷起来。

“谌思良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是你左右不了我的去向。我没有跟着你，我只是走我自己想走的路线。”沈萋萋仰起小小的脸，目光桀骜地看着谌思良，大有你能吃了我不成的挑衅味道。

谌思良气结，终于决定不再理会这个不可理喻的女生。他大踏步地走，几乎是在逃跑。近了，近了，男生宿舍近了。谌思良高兴起来。迅速回头看了看，发现尾巴终于被甩掉，他长长舒了口气。自从这个叫沈萋萋的女生考入了这所大学以来，谌思良的日子几乎没有安生过。

谌思良一进大学便吸引了众多女生的眼球。其实艺术系的男生个个都不赖的，但是能把小提琴拉得那么动人的，非谌思良莫属。再加上他眉宇间锁着的淡淡哀愁，活脱脱一个从童话中走出的倾倒众生的忧郁王子。这不，自从在学校的迎新晚会上，谌思良演奏了一曲《梁祝》之后，他就被一年级的小师妹沈萋萋瞄上了。

“你好，我找谌思良！”

谌思良提起电话，听出是那个沈萋萋的声音，于是赶紧捏起嗓子说：“不在，约会去了。”

“约会？不是吧？我打听过了，谌思良眼光高，至今没有看上哪个女生